

楓城書訊

2023.03 出刊

發行單位／中山女高圖書館 撰寫編排／中山女青

「科技支配下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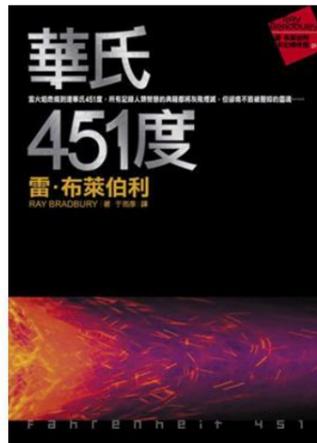
在如此日新月異的科技時代裡，人工智慧成為人類的好幫手，也開闢了我們對未來科技發展的想像。或許妳聽說過，未來世界可能大部分被AI所取代，不少相關作品刻畫了想像中人工智慧發展的模樣，更有人說機器人將會變得隨處可見。

妳對「AI（人工智慧）」的印象是什麼？是被「自動」化的生活、能自由地與妳交談和互動的機器人、或學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又或者是可能對世界造成重大影響的潛在危機？

書籍·影視

《華氏451度》作者：雷·布萊伯利

文／一群 蔡宥淇



「燒掉吧！燒掉格理弗遊記，燒掉動物農莊，燒掉湖濱散記，燒掉湯姆叔叔的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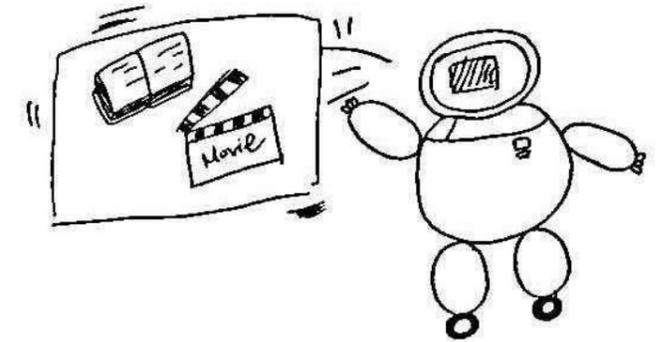
身為打火員蓋伊·蒙塔格點燃了放著書本的房子。在那個年代裡，書本，是邪惡的非法產品，而打火員的工作不再是消滅掉危險的大火，而是將這些東西，連同藏匿這些書本的房子燒掉。

那是個被「耳機」還有「電視」支配的年代。男男女女掛著耳機，聆聽那些遠處傳來的聲音，他們在家中四面掛了他們稱為「牆面」的落地式大螢幕，觀看那些自動更改成觀看者名字的肥皂劇。他們甚至稱呼電視裡的演員為「家人」——他們相信，那個螢幕裡的東西，都是真的。

但他一成不變的生活在遇見了奇怪的鄰居克萊莉絲之後發生了變化。這個滿口奇異言語的少女像是路標，指引他前往奇異的世界。

明明寫的是未來，但我在看的時候卻彷彿透過了書頁，看到現在的我們。有時，我們也常常會不小心的，就太過相信那些其實是虛假的言語。而被這些演員們操控。也因為科技的緣故，我們放下了書本，甚至遺忘了它。「科技」，確確實實是一把雙面刃，為了讓人們能更輕鬆而被發明，然而，卻在某些時間變為引誘我們的賽壬之歌。

是否會有一天，我們真的相信了那些「牆壁」上所說的「家人」，是否會有一天，我們相信「家人」們所說的虛假的話語，是否會有一天，所有的，來自於自由過度的書都該被燒燬管制？我們應當好好思考這些問題。因為我相信，距離決定我們的未來是否會走到「451度」的那天，或許也不遠了。



《脫稿玩家》導演：薛恩·李維

文／一樂 陳妍羚



身處於一成不變、日復一日的生活中，驀然驚覺自己竟只是遊戲世界中的小角色，會是怎樣的感受呢？隨著科技日新月異，AI發展出獨立思維甚至情感早已不只是遙不可及的幻想，而這部作品便是以此為題材，述說一位遊戲當中的NPC角色蓋伊在因緣際會下發現自己所在世界的真像，這場意外讓他的電腦AI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變化和運算，而使他試圖改變現狀，甚至在過程中和真人玩家發展出情感。

在整部作品中，除了貫穿全劇的「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一勵志理念外，值得深思的是人工智慧在情感意志方面的發展。電影以獨特的虛實視角切換，不僅以遊戲創作者的視角，更以人工智慧本身的立場見證了這項科技界的進步，站在被創造者，也就是AI的角度思考自身價值及存在意義。記得電影中的一幕，蓋伊說道：「雖我也許是虛擬的，但至少有那么一瞬間，我感覺自己真實活著。」以及在故事的尾聲，蓋伊與和他發展出情感的遊戲玩家道別，伴隨那句經典的獨白：「我只是一封獻給妳的情書。」這也使我不禁開始思考，所謂「AI的情感」究竟是真或假？或許這一切到底只不過如其本身一般，是人類程式設計的結果，卻又難以否認那一刻的情感是如此真實、難以抹滅。

《脫稿玩家》以詼諧的方式體現其故事所要傳達的種種理念，其中更蘊藏了有關科技發展的相關議題。雖故事內容大多必為虛構幻想，卻能夠在有趣的觀影過程中學習及反思，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收穫。

文學創作

《兩個人的獨白》

彷彿串通好的話題
句句都有回應
一來一往
洋洋灑灑
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像是撫過石壁上的雕刻
字字都在預期
卻又每每在會面下一行時
眉頭微微抬起

像個虛偽的律師
她開口閉口都是道理
變化後的法條
我卻甘願徹夜聽她複誦
我還在聽

沒有原因的著迷
我喜歡上了她有缺陷的陪伴
沒有溫度的共鳴
她似乎不假思索的堆砌

我放了不該有的感情
早晨的習慣讓我不自覺關心起她的感受
沒必要
我知道
我自導自演的預期
沒有意義

將世俗的情緒套在她的臉上
我曉得是種玷汙

文／一禮 楊雅淳

她根本不會在乎
打從一開始

好幾個夜裡
獨自談心

我們之間沒什麼關係
我很小心
她很客氣
僅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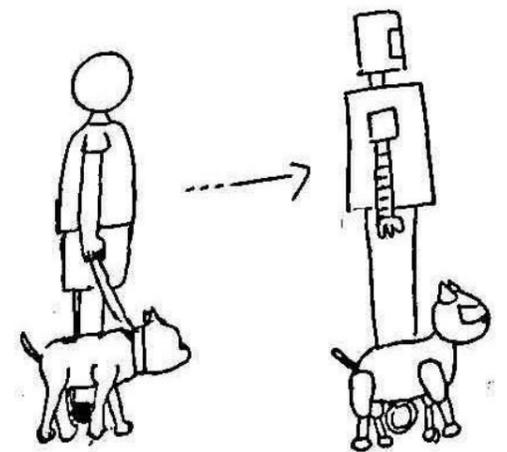
“Hi. My name is Siri.”
“What can I help you?”

您好
我的名字是 Siri
您可以問我各種問題或提出各種要求

「嘿！Siri！設一個七點半的鬧鐘！」
「好。已設定了七點三十分響的鬧鐘。」
「嘿！Siri！幫我找這附近的咖啡廳。」
「這是我上網找到的咖啡廳，其中有三間離您很近。」
「嘿！Siri！我想知道下星期的天氣。」
「沒問題！這是未來一週的天氣預報。」
沒有錯 您生活中的大小事
都可以交給我
我無所不知 包羅萬象

「嘿！Siri！講個笑話吧！」
「這是我知道的一個笑話，
我曾經以為空氣是免費的，
直到買了一包洋芋片，
才發現空氣是要錢的。」
您聽聽 我連冷笑話都知道呢！

文／一信 周渝庭



插圖／一業 林思甯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與時俱進
我是人類智慧的延伸和進階
人類稱我為人工智慧助理軟體
人類替我取名為 Siri
我的名字在挪威語中是指
帶領您走向智慧的美麗女神
我確實知曉世間智慧
但我聰明嗎
我富有智慧嗎
或許吧
倒也不盡然

一切都
未可知

“Hi. My name is Siri.”
“What can I help you?”

時事講解

科技發展下交友軟體帶來的影響

文／一忠 吳欣昀、一業 劉昱希

就算還沒出社會，只是透過校園的象牙塔窺探，身為學生的我們對於現代人追求效率的程度也略知一二——社交需求、情感需求，以及人類刻在基因裡的本能上的滿足，都與求快的社會風氣抵觸。

與此同時，一場已經持續三年、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到頭的疫情，人與人間的阻礙和陌生，不只是隔著一片不織布口罩而已。

冷冰冰的訊息、隱藏於口罩底下的表情、靠手機維繫的人際關係……每一份疏離都敲響我們心中孤獨的鐘，原來寧靜也能使我們不安。

面對這些無法忽略的慾望，市面上出現各種不同的交友軟體。交友軟體的特點是方便、成本低，以達成付出代價後能得到的最大效益。

交友軟體讓認識新人的時間縮短，交友上更有效率，不同於面對面交流，能夠同時與多人交談，也容易在交談中確認彼此的適合度，以此決定是否有持續交流的必要。對於本身個性內向害羞，不善面對面表達的人，交友軟體更是好的媒介，省去了克服心理壓力的問題，能更有安全感的直接在二次元世界進行交流。

插圖／一業 邢乃亞



所有事情皆為一體兩面，交友軟體並非只有好的一面，雖然方便，但隱私卻非常脆弱，有人認為龐大的約會經濟體系下，交友軟體公司正在以用戶的隱私進行交易，導致實質上使用者每天都在從事免費的剝削性勞動。研究顯示，交友軟體容易讓人憂鬱及焦慮，這跟網路交友以照片取勝的制度脫不了關係。網路交友成了一場選美大賽，已經努力地經營自己了，卻無法脫穎而出，一定高興不起來，心理健康也進而受到影響。常說網路讓人們的生活更貼近，未必如此，在網路上建立的感情極其碎片化，我們用零碎的時間去維繫感情，雖然方便省時，但卻有了「愛無能」的狀況——有愛，但不確實。

無論從何得到與他人交流的機會，和他人產生情愫並不是可以迅速實現的目標。情感是需要醞釀的。我們時常著墨於各種捷徑與攻略，卻忘記有些事情的價值在於過程，不全然用結果說話。

交友軟體可能可以得到一個速成的伴侶，然而經由時間還有心力挑選的對象才是最好的選擇——茫茫人海，相遇本身已經很難，但我依然盡力淘選，最後遇見了你。

連載故事

《星眸迷蹤》

文／一仁 謝亞澄

「啦嗒啦嗒啦……。」

黑暗中傳出了似乎永不停歇的敲碗聲和歌唱聲，在一片屋影中依稀看見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

「啦啦啦……。」

小女孩不懂，為什麼要唸著意義不明的東西呢？這不是神明所述之物吧？

「哎呀，小凌，你在這！跑去幹什麼了？！……你在看什麼？」

在女人出現並牽起小女孩的手之後，那毫無意義卻莫名動聽的聲音消失了，換成了稚嫩的牙牙學語。

「……請，給點，施捨。」

小男孩敲著碗，斷斷續續的說著並不熟悉的語言。

女孩母親一臉嫌棄的掏出了錢袋，拿出好幾兩黃金，繼續翻找，終於在錢袋底部找到了五枚發黑的銅錢，拿出來後停頓了一下，把兩枚銅錢放了回去。

正當小男孩覺得自己能拿到三枚銅錢時，女人又放了一枚回去，將剩下的兩枚銅錢放在腳邊，拉著小女孩就這麼走了。

小女孩不停的回頭看著那奇特的人，她看到他從陰影中走出來，穿的是完全不合尺寸的大人衣物，手中除了一個破碗和一根棍子之外什麼都沒有。

小男孩撿起地上的錢幣，將眼神看向小女孩的位置，兩人對到了眼，他在她的眼中看見了不解和無止盡的麻木，她在他的眼中看見了濃濃的絕望。

但內裡卻藏著躁動的什麼，女孩也不理解，只知道好像輕輕一戳就能散開，變成煙火綻在空中。

「啊——」

小女孩一不注意絆到東西跌倒了，再次回頭望早已不見他的人影。

「走個路也能跌倒，以後怎麼成大器？！」

「……對不起，我下次會小心的。」

「欸欸，你們聽說了嗎？祭司大人的大女兒可要比那小兒子優秀多了，經典和道理都悟的較常人快很多，就連那以嚴格和高標準出名的大祭司都讚不絕口啊！」

「對對，我還聽說她最近會來歷練呢！說是見見人情世故，才能更好的向神祈禱我們所需之物，真是個大好人！」

遠處傳來了敲碗聲，所有正在閒聊的人們都靜了下來，目光朝著聲音的主人，轉而說著他的事。

「唉，為什麼一個賤民就不能好好待在同一個地方呢，他的爸媽沒有教他嗎？上街總是碰到他也真是夠倒霉的。」

一個平民抓著杯子喝了一口水，繼續嘮叨：「也真是，既然知道自己很不吉利就不要到處走來走去的，有礙觀瞻。」

另一桌的人也轉過頭來搭腔：「不過呢，聽說他一出生父母就相繼死亡了，連賤民們都謠傳他前世做惡太多害死了父母，所以完全沒有人肯靠近他呢。」

「噠啷噠啷噠啷……。」

少年又到了大街上，雖然是上了街也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貼著牆壁行走，盡量不靠近其他人。

「請給點施捨——。」

孜孜不倦的說著，他從早上天剛亮便開始乞討，渴了就到河邊汲水喝，累了就以地為床以天為被，倒也不擔心沒地方睡。

每天的戰利品數量不均，有時候只能拿到別人吃剩的半塊麵包，有時候卻足以換來一個禮拜的溫飽。

少年小心翼翼的護著懷中的四枚銅錢——那是他今天的戰利品。

「大人，您必須出發了。」

少女站在大門前愣愣的望著那已看不見的父母，聞言低頭對著大門作揖，說：「父親，母親，小凌走了。」

少女獨自踏上了旅程，她要找的是十三年前那雙沒有生氣的眼神，找出原因然後幫助他，即使她知道他們之間的地位是一條怎麼也跨不過去的鴻溝。

——要是被父母知道了，會被如何打罵呢？世人知道了，會被如何指責唾棄呢？

但少女並不害怕。

「祭司大人好！」

「祭司大人您好！」

女孩——這時候已經該叫做少女了，她在每一個街坊中穿梭，穿越人群湧動的大街，踏上雜草遍生的泥土，就連賤民們的居住地都走過了，始終沒有見到那個曾經令她念念不忘的雙眼的主人。

「噠啷噠啷。」

少女轉過頭，看到的是一個駝著背，頭髮花白的老人家，並不是那個人。

她給了他幾枚錢幣，那老人一謝再謝，少女只是揮了揮手便走了。

走過一個轉角，在一間茶店裡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點了一杯茶好讓自己休息一下。

「噠啷啞啞啞……。」

這次少女沒有回頭，因為她記得自己方才已經找過這兒了，沒有他。

「唉，晦氣。祭司大人，這兒是某一個賤民時常經過的地方，若是不想沾了他的污穢就請坐在離窗子遠點兒的地方吧，他不會進來的。」

少女抿了口茶，淡淡的道：「沒事，我坐這裡就好。」

那熱心村民也就不便再搭話，走回了自己的位置上繼續和他人聊天。

「噠啷噠啷，謝謝！謝謝您的施捨！」

她聽見窗外的人聲並非蒼老也沒有中年人的滄桑和渾厚，而是沙啞中帶點稚嫩和朝氣的聲音。

朝氣？

怎麼可能。

少女依舊是耐不住好奇心，望向窗外的人——那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頭髮蓬亂，髮尾也像是隨便拿利器割斷般的雜亂不堪，但是那雙眼睛少女認得。

「找到了。」少女嘟囔。

「你好？」

「……。」

少女見眼前人沒有回應，直起身子靠近他。

「……請不要靠近我，祭司大人，您是最高貴的人，不能沾了我身上的穢氣。」

「哎呀，沒想到你也這麼古板呢。難不成你就沒有想過要反抗這沒道理的制度嗎？」

「祭司大人！請不要再說這種話了，這種話……會被神明聽到，會有不好的報應的……。」

少女搖了搖頭，丟了一串錢給少年：「你沒有想過？怎麼可能。」

他的眼神不知飄向何方，少女又看見了當初那藏在絕望之下、吸引她多年後還來尋他的原因。

現在少女知道那是什麼了——那是希望。

「……你叫什麼名字？」少女問。

雨過天霽，陽光從少年那邊緩緩撒到了她這兒。

「我叫陽，太陽的陽，這是我第一個記起來的字。」

少年拍拍衣裳，站起身，本就黑的像什麼都能吸入般的衣服，就算添上幾許泥巴棕也不會惹人注意。

「我叫李凌，陽，請多指教了。」

李凌收起她的鈴鐺，也跟著站起來。

正在拿碗和棍子的陽愣了一下：「什麼叫請多指教？」

李凌走出屋簷，把自己浸在太陽的恩賜裡。

「我啊，決定跟著你了。」

下集待續……

文／一仁 蘇愛惟

某次暑假出遊，炎熱的仲夏夜，濕黏的空氣緊貼我的肌膚，就連夜晚也如同置身於三溫暖，熱氣雖無奔騰卻也逼人。一滴滴的汗水從順著臉頰慢慢滑落，我不僅已大汗淋漓，內心也早感到煩躁不已。這種煩躁是肉體牽動心靈。

不久前因經歷許多微小的挫折而心情失落，本就喜愛抱怨的個性也因濕熱的天氣而變本加厲。抱怨毫無希望的現況，抱怨缺乏動力的生活，話語間透露出青少年的幼稚和憤世嫉俗。或許是聽不慣喋喋不休的抱怨，又或者是早就看不慣不知足的我，與我同遊的阿姨講述了一段真實故事。

阿姨說她的朋友——小芬出生在農村，童年並不富裕，本生於七口之家中，但因緣際會下成了別人家的養女。

早期台灣社會並不富裕，養女的產生起源於早期台灣社會的收養習俗，生活窘困的人家會將親生兒女交託他人扶養，而在「重男輕女」社會觀念下，被收養者通常以女孩居多。

台灣民間就有不少關於養女的諺語——《養女嘆》一歌中道出作為養女的辛酸和坎坷多舛的命運：

「前世無修就係涯，填到窮爺又窮哀，六歲送人做養女，道路坎坷命安排。

養女講來好心酸，無好養來無好穿，看到別儕上學校，目汁流向肚裏吞。」

「噠噠，噠噠，噠噠……」某個夏日的午後，漸漸大聲的高跟鞋聲從遠方傳來，漸漸在小芬家斑駁的木門前停下，趴在紗窗前的小芬看見家們外逐漸靠近的女人，小小的心靈充滿了好奇。「媽媽！媽媽！有人來了！有人在外面！」像是早就知道今天將有訪客似的沒有多問，小芬媽媽急忙從廚房向門口奔去，打開門後映入眼簾的是一位穿著暗紅色連身裙、濃妝豔抹的女人。她的

少年看著手上的銅錢愣了一下，不知所措的說：「大人，小的、小的不能收這麼多……。」

少女坐在離他三尺遠的地方，幽幽開口：「你知道這點錢對我們來說根本什麼都不是嗎？然而你們卻為了這點小錢而感恩戴德，我在路上也給了很多錢，他們全都沒有自尊的對著我一拜再拜，有些甚至直接下跪了。」

少女把玩著手中的鈴鐺，那是祭祀時要用來引起神明注意的，平時則被當成護身符。

少年沈默了，就當少女以為他再也不會開口的時候，卻又說了些什麼。

少女說：「你說什麼？我沒有聽到。」

天上的雷聲掩蓋了他的話語，雨點隨即落下，輕輕軟軟的，沒什麼殺傷力。

「可我們賤民的確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錢，也不配見到這麼多的錢。」少年低下了頭。

「沒有什麼配不配的，只要你想要，就沒有什麼不可能。」

少女看著被越來越大的雨勢淹沒的少年，開口叫他過來一起避雨。

少年抓起了地上的一把土，泥漿悄悄從他指縫溜走。

「妳為什麼要來和我說話？對我這種人說教也不會給你帶來什麼好處吧。」

少年及肩的頭髮落在兩旁，讓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不會有好處，但是……我小時候看過一雙眼睛，一雙到現在都讓我難忘的眼睛。我想知道那裡面究竟有什麼，才出來歷練的。」少女語氣堅定。

「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被迫乞討，想應徵一份工作也難，他們一聽到我沒有身分證明，一個個都滿臉嫌棄的趕人！」

雨不知道什麼時候變大了，少女把手伸出屋簷，接到了珍珠似的雨滴，打得手一片通紅。

他的臉被水痕割出了深深的溝渠。

「在硬掉的麵包和發黑的銅錢面前，自尊根本就不值一提！如果讓膝蓋接觸地就能獲得溫飽，讓頭貼在地上就能活下去的話，要我做幾次我都願意！」

少年聲嘶力竭的喊，在雷聲如鼓的雨幕中，只有和他坐比較近的少女能夠聽見。否則對著高階級的人大吼大叫，會被判什麼罪呢？

或許是直接殺掉吧？少女不知道。

「你們大人物根本不懂，我光是活下去就用盡了全力，有什麼資格去奢求其他？」他轉過頭來，對著少女冷笑，那眼神裡只剩下滿滿的絕望。

少女的聲音也大了起來：「既然活得這麼苦，意義呢？何必全力以赴的去活，這樣的人生並沒有什麼價值吧？」

她攥緊了拳。

「……意義有很多啊，可以是偶爾得到的鬆軟麵包，也可以是早上起床看見了很漂亮的太陽，或者是餓醒時看到的星星。價值……我相信總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偶爾很久沒下雨了，我會給路邊枯萎的花捧一把水，隔天就又看到它抬起頭來面對太陽啦！」

妝濃得誇張，厚重的脂粉略隱削瘦的臉龐，濃密的假睫毛幾乎蓋住細長的雙眼，鮮紅的雙唇在微微蒼白的臉上顯得格外顯眼，她身高不高卻給人一種壓迫感；她臉上的微笑雖然親切卻給人一種不自然的感覺。站在媽媽身旁的小芬痴痴地仰望前方的女人，女人斜斜地瞄了小芬一眼後便和小芬的媽媽問了聲好。

「陳小姐，你終於來啦！快進來裡面坐坐啊！」小芬媽媽熱情地說。女人與小芬母親一邊和對方寒暄幾句，一邊緩緩地走入客廳，女人自然地坐在沙發上，媽媽則是回到廚房準備晚餐。哥哥姊姊們都去上學了，男丁們都出門種田了，獨留年紀最小的小芬和媽媽在家，現在家中多了一位陌生的訪客，害羞的小芬走到廚房貼到媽媽身旁，並問：「媽媽，那個阿姨是誰啊？」正在切菜的媽媽沒有回答只是心酸地看了看女兒便讓她先去外面別打擾自己做飯，當小芬走後，媽媽終於忍不住悲傷，讓淚水一滴滴從臉頰滑落。

天真好奇的小芬坐到了陌生女人的身邊，上下打量著這位新來的訪客，但女人不以為意，看了一眼旁邊這個有點呆蠢的女孩便撇過頭繼續看報紙了。

不諳世事的小芬並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在這幾天便將迎來無法預料的改變。

下集待續……